



吴忌，1963年生，特级教师，居宿松。安徽省作协会员，安庆市作协副主席。出版有散文集《雨的缝隙》《凝视一起》《以痛止痒》《稀薄的秋凉》《被收缴的语文》等五种。2002年、2018年两次获得安徽文学奖。

时常想起我的老师张留火先生，老人家退休快二十年了。不知老人家近日又在乐些什么事。我猜，若不居家读书，一定溪头垂钓。先生好静，老学生约他喝酒叙话，他总嫌吵，常说有心念念，足矣，希望各自安好。

张老师先是我的初中老师，但并不授我的课，只是突然某一天，我就被张老师给弄得声名大振，成了校园明星。

1977年夏天，我正读初二，某个星期天我居家无聊，就拿一本刚买的《成语词典》躲到屋后树林里乱翻，时不时念出声来。这时从树林外边过来一人，正是张老师。树林外有一条乡

有“趣”的老师

“同学们，我们的老祖宗哦……”每当耳边回想起这句话，我总会哈哈大笑，想起张中兆老师。

张老师当年教我们小学数学教学法。他的头发永远梳得锃锃发亮，纹丝不动。许多男同学在寝室里练习了好多次，都叹惜梳不出老师那个发型。他每次都是穿着笔挺的西装，笑容满面，大步流星地走进教室，似带来一股春风，教室里顿时春意盎然，同学们个个如春天的小草挺直腰板。

张老师站到讲台正中间，拉直衣角，站直身板，立定，目光如炬，环视教室一周，大声一喝：“上课！”我们立即拉直衣角，挺直身板，起立，大声喊道：“老师好！”然后是师生相互鞠躬。

礼毕，老师搓搓双手，右手高高举过头顶：“同学们哟，我们的老祖宗真的很聪明……”第一次，老师的话还没完，我们笑作一团，老师莫名其妙，搔搔后脑勺，“你们笑么事啥？”当我们说出董老师也这么开课时，老师哈哈大笑，“因为我们有很多老祖宗嘛！”

张老师走到我们中间。“董老师是小学语文老祖宗，我是小学数学老

村公路，张老师上街下县都从这里经过。张老师是被我的读书声吸引过来的。他说：“原来是你啊。”

乱翻词典，我只是玩。但当我重新回到学校，一下子就出名了，成了“一个能背词典的人”。后来又被校长在大会上表扬，就此成了热爱学习的典型。那年月刚刚拨乱反正，爱学习而成绩好，自带荣耀。但得了表扬也有麻烦，好多同学故意刁难我。我哪知道许多。也就只得硬着头皮继续背词典。

张老师自己就是学霸，是1960年代初安徽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，非常出名，传奇多多。比如高考，100分的历史他考了98。比如在某次全县教师培训班，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脱稿演讲以致掌声雷鸣。工作之余的张老师经常夜读不止，有时古怪而夸张，夏夜闷热，别的老师聚众纳凉，他却特立独行穿着长衫长裤胶鞋伏案夜读。我们好奇，往往偷窥，想知道是什么好书致人如此。

人堆里的张老师喜欢没事找个乐，说话做事总会逗人发笑，特有智慧。某天师生都聚在院子里吃饭，张老师跟一个同学说，“欸，你去看看张校长窗台上是一只什么罐子。”校长也姓张，原是县黄梅戏剧团的团长，秃顶，特严厉。那同学当真就去拿了来。张老师说，里边是什么？那同学就拧开了。一看里边是好吃的咸菜，张老师就说：“嗯，我尝尝，看能吃不。”他就夹了

祖宗——的孙子。”张老师把“的孙子”三个字说得特别轻，而且是龇着牙咧着嘴说的。我们又是哈哈大笑，姿势各种各样，有仰着的，有趴着的，有抱着着的，有笑岔了气的，有不停咳嗽的……老师看了我们的样子，无不羡慕地说：“还是你们年轻好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们笑起来都比我这个老头好看。”老头？老师老吗？老师头发乌黑发亮，皮肤白皙，皮肤饱满，满面红光，涂了脂粉的美男子也没有这么好看，他哪老？“娃们，猜猜我有多大？”“30？”摇头。“40？”微笑不语。不知哪个男同学大叫一声：“18。”全班又是笑作一团。老师哈哈大笑：“娃们，老师有48啦！”下面是惊讶一片。

“因为我每天起床后，都对着镜子哈哈大笑三声。你们以后要当老师，也要像我一样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这很重要。同学们，来来来，跟老师哈哈大笑三声。”顿时，教室成了笑场，有奸笑的，有豪笑的，有悲笑的，有放肆笑的……不管你怎么笑，老师都是鼓掌。突然笑声戛然而止，教室里静极了，同学们又坐端正，用期待的眼光看向张老师。“同学哟，我们的

张老师二三事

吴忌

许多菜放在自己碗里。这时候，拿校长菜罐子的同学才知道被逗了，赶紧将校长的咸菜罐子还回去。不巧刚到窗下，校长就从屋里出来了，被逮个正着。校长说：“又上当了吧。”

可能读书太用功，张老师年纪不多却严重谢顶。当面一看，乌发满头；后背回眸，荒芜一片。他自嘲：“我要照相，头发还是满多的耶。”

张老师做事跟后来演小品的喜剧明星有得一比。我们镇上的剃头匠，习惯背个剃头箱子来学校给老师们剃头，到了学校也喜欢文雅，不喊剃头，只说“理发”。第一个理发的自然是校长，剃头也要讲政治。

第一个理发当然第一个给钱。但接下来，抢着第二个理发的一定是张老师。不过理发过后他总会拔腿就走，边走边说：“刚才张校长给过钱了。”剃头师傅就说：“是的。现在你给。”张老师就说：“校长给过了我怎么又给。”剃头师傅说：“你不也理发了吗？”张老师说：“我跟张校长说好了跟着他理发他付钱。”剃头师傅说：“张校长是付过钱了，可你没有啊。”张老师说：“张校长付过钱了，我就不用再给。你数数，我和张校长一共几根毛。两个人加起来有一个人多吗？”剃头匠就给张老师绕进去了，急得满脸通红怎么都说不清道理，总被学生围观起哄。后来大概还是给了钱吧。要不，下个月剃头，剃头匠怎么还一副喜滋滋模样。

1980年春天，张老师被教育局征调到全县文科集中班教历史，再次成了我的老师。指导高考复习的张老师激情而渊博，语言精粹到不能被删改一字，板书也一直正楷，颇有瘦金之美。有次考试，我得了个高分，喜滋滋的。不想两日后又被张老师喊去问话，叫我将试卷拿回去。他居然将一题给了满分的“名词解释”重新改判了零分。

他说：“你这丝绸之路里有丝绸吗？”仔细一看，还真没有丝绸这个关键词。我被训斥了大半天。张老师忽然一幅狡黠的样子，“你以为考过就成历史了？你这家伙居然欺骗到了历史的头上。记住，错误的历史总是会被清算的。”然后，他就一个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由于崇拜，后来上大学，我非常希望去历史系，但阴差阳错去了中文系。张老师又启发我，编编故事写情诗也不错，只是不要再丢了关键词。大学四年，我一直与张老师通信。张老师纸上的言语也始终正楷。我后来回到宿松教语文，眼见张老师先是成了特级教师，后来又成了著名校长，教书做人一直都是我的榜样。

我想，如果崇拜一个人，就应该终生追慕吧。教书之外，我也一直热爱读书。但是，我后来的秃顶是不是被我敬爱的张老师给影响出来的呢。可能吧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也愿意像张老师一样，不知不觉掉一些头发。情怀与思想之外，那些头发，又有何用。

张老师的“雅号”

汪中华

老祖宗真的很聪明……”

因为这事，在私下，我们常常称张老师“三笑先生”。

张老师的教学方法简约而不简单，他很少详细讲解课本内容，而是根据我们学习中出现的一些问题，设置大情境指导我们如何去操作，如何去反思，如何去实践，又如何在实践中总结，直到我们都掌握了理想的知识、技能、方法，张老师才舒心一笑：“终于可以向老祖宗交差了。”

现在想来，在教学改革从重指导学生理解到重指导学生学会专家思维的今天，张老师的教学智慧是多么的睿智、有远见，我们这些学生又是何其有幸少走了多少弯路。“老祖宗告诉我们教材无非是例子。”“你们重点要指导学生解决未来问题的能力。”“你们的课一定要接地气！”听了张老师的课，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“举一隅而三隅反。”所以在私下，我们常常又称张老师“简约先生”。

有趣的是，张老师教育我们做教师就要永远要做有童心的年轻人，要有朝气，有本领就拿出来使，有歌就



汪中华，语文特级教师，现居怀宁。

唱，有喜就笑，有伤就哭，不藏着不掖着。所以在私下，我们还常常称张老师“骄傲先生”。

在生活中，张老师为人天真得像一个孩子。对啥都很好奇，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、沮丧，无机心、少俗虑，淡泊名利。所以在私下，我们又常常称张老师“老顽童”。

我们的祖师爷孔子老先生也不过如此吧。

我后来做了老师。受张老师的影响，晨起，我总是喜欢对着镜子哈哈大笑三声，一天的好心情如朝阳，从清晨升腾。上课铃声一响，我都会拉直衣角，满面笑容地走进教室，如沐春风，如行走在温暖的阳光下，去和我的学生踏上愉悦的学习之旅。